

【往事悠悠】

清明节的红鸡蛋

□郑云霞



插图 巴巴熊

【温情一刻】

相依相伴

□何牧佳

春天悄悄地来了,周末从学校回到家中,已是满眼春光。院中的小树抽出了新芽,公园的小草焕发了生机……从深秋到初春,一切都在变,包括那一对老人。

去年十月的早晨,我在院中散步。一出门,我的目光便被他们吸引住了。

这是一对老夫妇,大约七十多岁的年纪。老奶奶行走不便,走路像动画片里的机器人,艰难地迈动脚步:左手一抬,右脚十分艰难地慢慢落地;右手再一抬,左脚配合着艰难地落地。那位老爷爷是陪伴着她行走训练的唯一观众,应该是老奶奶的丈夫。他只是陪在一旁,并不协助。如此单调的动作周而复始,他没有抱怨,而是耐心地抱着满满的希望陪伴着。他们围着院中的喷泉池转了一圈又一圈,每当老奶奶左脚一落地,他便小声地鼓励一句:“加油!”因为有人的陪伴,老奶奶虽然迈出的每一步都很艰难,但在她脸上看不出任何焦虑和烦躁。

之后每个周末的清晨,我都会与他们在院中相遇,他们的相伴和行走如同一部怪异的卡通片,留在我的印象里。那时,我认为老爷爷的陪伴是无用的,老奶奶的练习是徒劳的。他们的努力或许更像最美的花朵,盛开后就凋落;像炫目的星,一闪过就坠落;像喷泉瞬间腾空,但无法定格。

很快,我发现了自己的天真,因为事实给我上了一课。这个清晨,草长莺飞时,我和老奶奶再次相遇。不同的是,这次没有看到老爷爷的身影,老奶奶已经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独自行走,她再也不是那个行走困难的“机器人”!

毫无疑问,是他对她的陪伴鼓励,激发了她的坚持不懈,是爱和鼓励创造了奇迹。

是她的那一迈,成就了她的再次行走;是她的那一迈,回报了老伴的信任与鼓励。我看到了执子之手白头到老的人间真情,看到了夕阳红里相依相伴的感人一幕。

去年清明节一大早,母亲就来了电话,问我煮鸡蛋没有。我支支吾吾地说:煮了,煮了。母亲听出我话语里的牵强,嘱咐道:煮几个吧,现在不不染红了,不卫生,那就煮红皮的,就当是红鸡蛋了。我答应着,放下电话却没有照办。不是不听话,问题是现在每天早餐吃鸡蛋都当成是任务,突然多煮出来的鸡蛋怎么吃啊。

我的老家在清明节有吃红鸡蛋的习俗。小时候,清明节一大早,父亲去村外的水沟边折柳枝,带回来插在大门两边,说是避邪。母亲起床后,把积攒了大半个月的二三十个鸡蛋洗干净,然后放锅里煮,煮熟后把我和弟弟叫醒,让我们染色。

染鸡蛋是我弟弟最喜欢干的活。我俩先从过年新贴的对联纸上撕下一些边角,因来不及蘸水,便伸出舌头在红纸上舔一舔,再涂抹到鸡蛋上。等涂完鸡蛋,我们的舌头也成了大红色,手和脸也染上了不少红颜色。母亲先从染好的鸡蛋里挑出几个大的,让姐姐给奶奶送过去。剩下的,母亲说给我们每人三个,让我和弟弟自己挑,我俩这才比赛似的把手伸向鸡蛋挑选起来。我们不挑大的,只拣个小的、头尖的,这样的鸡蛋硬,不容易碰破。

我们姐弟三个每人能分到三个鸡蛋,姐姐只吃一个,等我和弟

弟的鸡蛋都吃完了,她会拿出她自己的分给我们。

我和弟弟挑够自己的那一份鸡蛋后,先拿一个放进书包里,其余的悄悄藏在自己认为最隐蔽的地方。到了学校,同学们见了面,都会拿出鸡蛋显摆一番。上课前,教室里是最热闹的,人人都拿着鸡蛋找人碰。鸡蛋没破的,一脸得意的神情;破了的,也不沮丧,正好吃掉解馋。

有一年,我挑到了一个小鸡蛋,在班里连续碰了很多次,别人的都破了,而我的还是完整如初。看着大家把碰破的鸡蛋剥了皮,一小口、一小口地吃着,我馋得口水直往肚子里咽。可是,一想到我的鸡蛋有被评为“鸡蛋王”的希望,就忍住了。第二节是体育课,我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里,又把书包往抽屉深处塞了塞,然后就出去了。好不容易等到下了体育课,我兴冲冲地跑进教室,想拿出鸡蛋跟别人碰,可是伸手去书包里掏的时候,没掏着。我的心一沉,连忙把书包从抽屉里拿出来,把书包倒出来,可还是没有。我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,其他同学听说我的鸡蛋丢了,都围过来帮着找,也没找到。

班里有个家里很穷的女孩子,母亲有精神病,父亲残疾,她是班里唯一一个没有红鸡蛋的孩子。在我丢鸡蛋的第二天早晨,她

手里竟然拿着一个在跟别人碰。有个同学悄悄拽了拽我的衣角,让我去看看是不是我丢的那个。我一听,气上心头,因为她家里穷,班里同学都欺负她,我也没把手里夺过鸡蛋,大声说:“你这个小偷,还我鸡蛋。”我这一嗓门,围着看热闹的同学都不说话了,她愣了愣神,眼泪刷地流了下来,还小声为自己辩解:“我没偷鸡蛋,那是我大奶奶今天早晨给我的。”我鄙夷地看着她,她没再多说什么,低着头,红着脸挪到自己的座位上,抽泣着。我拿过鸡蛋仔细掂量了掂量,才发现弄错了,这个鸡蛋不是我丢的那个,我的那个小而尖,她这个明显比我的大。只是事已至此,已经无法挽回了,我只好将错就错,怀着忐忑的心情,却又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回到自己座位上。

又过了一天,我特意多拿了一个鸡蛋,想趁着没人的时候还给她,可是一整天,我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那个鸡蛋在我书包里装了两三天,挤来挤去,最后皮都碎了,雪白的蛋清也被染成了红色,我只好把它吃掉。不知什么缘故,我竟然没有吃出鸡蛋的香味来。

清明节到了,我又想起了那个至今也没有机会还回去的红鸡蛋。

【家有儿女】

儿子的“江湖经验”

□康鹏

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:一位老太太摔倒在地,几名小学生上前扶起老太太,没想到老太太一口咬定自己是被这几名小学生撞倒的,要求小学生的家长赔偿医药费。幸亏有多名目击证人向警方作证,老太太才未能敲诈得逞。上初二的儿子看完新闻后若有所思,总结出一句话:“以后遇到老太太摔倒还真不能去扶呢,被人赖上就坏了。”听年仅13岁的儿子说出这样“世故”的话,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那么,是谁让儿子这么早就拥有了这些社会经验呢?我不由想起了儿子成长过程中的几件事。

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,学校门口有几家小商店,里面卖一些小食品,有很多是“三无”产品,质量难以保证,可口味却很受孩子们欢迎,每天来买的孩子挺多。我和妻子虽多次教育儿子不要买这些小食品吃,可收效甚微。有一次工商部门在广场上开展保护消费者权益宣传和免费检测活动,妻子带着儿子去了活动现场,让工商人员对他经常吃的几种小食品进行了检测。工商人员明确告诉儿子,这些都是垃圾食品,对身体

有害,同时还认真记录下了出售这些食品的商店名称,说过几天会对这几家商店进行处罚。

工商人员说的话还真比我们家长说的管用,儿子回来后就告诉他的小朋友关于垃圾食品的危害,劝小朋友以后不要购买,还说过几天工商部门会处罚卖垃圾食品的小商店。可几年时间过去了,学校门口的小商店仍然在卖垃圾食品,也没有工商部门对其进行查处。在这期间,儿子曾几次问我:“工商局的叔叔说好的,要去处罚卖垃圾食品的商店,不让他们再卖垃圾食品害人,怎么现在那里还卖呢?”我不知该怎么回答,只好说:“可能是工商局的叔叔太忙了,还没来得及去处罚他们吧。”儿子对我的回答半信半疑,之后也不再问了。

儿子上二年级时,用自己过年的压岁钱请我和妻子去吃汉堡包,没想到快餐店找给他的一张50元钞票竟是假钞,儿子便落下了“后遗症”:在购物时,总是煞有介事地查验一下对方找给的钱是否是假钞。我带孩子去吃过自助餐的一家烧烤店,后来被媒体曝光——店里的羊肉都是鸡肉冒充

的,这家“黑心”店还把回收的剩菜卖给顾客,有关部门声称要对其进行查处,之后却不了了之。儿子由此得出结论:指望有关部门查处不法商家是不可能的,想吃安全食品,还需要自己练就一双能鉴别真假的“火眼金睛”。

儿子慢慢长大了,养成了每天阅读报纸、看电视新闻的习惯,由此学到了很多知识,也学到了很多社会经验,但同时他也知道了牛奶里可能会有三聚氰胺,油条里可能掺进了洗衣粉,街头小吃摊上可能使用的是地沟油,颜色过白的馒头很多是硫磺熏出来的,还知道了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、“我爸是李刚”,等等。儿子俨然成了一位饱经沧桑的“老江湖”,我不知道该喜还是忧:孩子长大了,社会经验也丰富了,会保护自己提防坏人了,这是件好事;可是,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啊!

为了我们的下一代,为了我们的未来,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,杜绝这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吧。只有这样,孩子们的“江湖经验”才能少些,再少些,才能拥有更多的原本属于他们那个年龄的童真,我们的社会才会有希望。



【百味留言】

六楼效应

□陈柏清

因孩子上学就近,换了一套学区房,家从三楼换成了六楼,心想六楼不过是比三楼多爬三层楼,可是搬家一周后对于搬到六楼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。

以前我们家一到周末很热闹,同事同学爱到我家聚,我和老公都是喜欢热闹的人,也因为我的厨艺好,大家既能大快朵颐,又开心地消磨掉了周末的时光。可是搬家之后,常来我家的朋友请也请不来了,都推托有事。闺蜜紫曦直接说:“大家不是不爱去了,都是打怵爬那六楼。”

自从搬到这六楼,连着有两个节日我婆婆没来我这里了。因为我家房子比较大,以前过节小姑和婆婆都到我这里来,可是最近她们都没来。小姑说:“不去了,嫂子,我不爱上下下爬。”婆婆更直接:“我不去了,上个六楼我得歇两歇,上去了不爱下来,就得在家闷着。”这也是实话,婆婆爱溜达,一天要溜达几趟,这六楼,真够呛。但最可恨的是老公,以前他值班从不肯在单位吃午餐,如果我不爱做,他还会说:“老婆,做吧,我回来吃,外边的饭我吃不饱。”现在我做好午饭,他打电话回来说:“我不回去了,不爱爬六楼。”我生气地挂了电话。这个六楼看样子还真的不可小觑,多爬三层阻碍了友谊,妨碍了亲情,连爱情如今也要受其拖累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?从表面看当然是人都变懒了。为什么变懒?因为有条件变懒,什么都很方便,出门就坐车,到处是餐馆,商家也削尖了脑袋给你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方便,从中寻找商机,甚至足不出户,你也可以生活得很好。这的确是社会和文明的进步,可是也把人们变得更懒惰了,动手能力更差了。世界无车日马路上依然堵得走不动,都提倡环保,可是有车就不坐公交,宁可都在道上堵着。生活多样化使人变得即使离群索居也能活得很开心。比如婆婆不到我这里来,她可以去跳广场舞;老公不回家吃饭,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饭店,这些需要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代替。因此三层楼就可以轻易阻碍出于各种情感的聚会。因此现在出现许多周末夫妻、丁克一族,人们在这种日渐方便的生活中心少了依存感,依赖感,责任感,本能的需求得到空前的释放。

现在也有许多流行的回归思潮,比如怀念那淳朴的乡情,那温馨的邻里关系,那朴素的吃食,可是真要回归到从前的日子,有多少人会接受呢?泥泞的道路,没有下水道的厕所,粮食虽没有转基因,也少用化肥和农药,鸡鸭都不喂饲料,可是一年难见荤腥,难得吃一顿饱饭,那样的日子你恐怕也会怨声载道。

因此,最重要的不是回到从前的日子,而是在现在的高科技文明中,怎样保有一颗初心,不为那些虽带来方便却可以使你变得冷漠的高科技所左右。